

咽喉

牙齒

鼻子

目

耳

辨

症

奇

聞

口
~~舌~~舌

血
症

五
郁

喘

豫
悸

不
寐

証
坤

虛
煩

健
忘

狂
病

呢
逆

辨證奇聞卷三

太醫院院使鏡湖氏錢

松著

咽喉痛門

人有感冒風寒。一時咽喉腫痛。其勢甚急。變成雙蛾者。其症痰涎稠濁。口渴呼飲。疼痛難當。甚則有勺水不能入喉。此陽火壅阻於咽喉。視其勢若重。而病實輕也。夫陽火者。太陽之火也。太陽之火。卽膀胱之火也。膀胱之火。與腎經之火爲表裏。膀胱之火動。而腎經少陰之火卽來相助。故直冲於咽喉之間。而肺脾胃三經之火。亦復相隨而上升。於是借三經之痰涎。盡阻塞於咽喉。結成火毒而不可解。

治之法似乎宜連數經而治之矣。然而其本實始於太陽。泄膀胱之火。而諸經之火自安矣。但咽喉之地近於肺。太陽既假道於肺經。而肺經險要之地。卽狹路之戰場也。安有舍戰場要地。不解其圍。而先搗其本國者乎。所貴有兼治之法也。方用破隘湯。桔梗三小。甘草二小。柴胡一。白芍五小。玄參三小。麻黃一。天花粉三小。山豆根一。水煎服。一劑而咽喉寬。再劑而雙蛾盡消矣。方中散太陽之邪者居其二。而散各經之邪居其五。而尤加意於散肺之邪者。由近以散遠也。

人有一時喉忽腫大。而作痛。吐痰如湧。口渴求水。下喉少

快已而又熱呼水咽嚥長成雙蛾。既大且赤。其形宛如鷄冠。此喉痺之症。卽俗稱^{三焦}纏^喉風也。如陰陽二火兼熾也。一火者少陽之相火。一火者少陰之君火也。二火齊發。其勢更暴。咽喉之管細小。而火不得遽泄。遂遏抑於其間。初作腫而後成蛾也。蛾有二。一雙蛾。一單蛾也。雙蛾生兩毒。兩相壅滯。中間反留一線之隙。可通茶水藥劑。尙可下嚥。若單蛾則獨自成形。反塞住水穀之路。往往有勾水而不能嚥者。藥物既不可嚥。又從何路以進藥哉。法宜先用刺法。一則刺少商等穴也。尙欠切近。用刀直刺其喉腫之處。一分則喉腫必少消。可用吹藥以開之。吹藥方用胆礬一

分牛黃一分。皂角煨灰末一分。射香三厘。冰片一分。爲絕
細末。和勻吹入喉中。必大吐痰而愈。此後用煎劑方。名救
喉湯。射干一。小豆根二。小立參一兩。麥冬五。小甘草
一。小天花粉三。小水煎。服一劑而全愈也。若雙蛾不必用
刺法。用此方爲妙。方中用立參爲君。實足以瀉心腎。君相
之火。況又佐之豆根。射干。花粉之屬。以祛邪而消痰。則火
自歸藏。而咽喉之間。閑門肅清矣。

人有咽喉腫痛。日輕夜重。喉間亦長成蛾。宛如陽症。但不
甚痛。而咽喉之際。自覺一線乾燥之至。飲水嚥之少快。至
水入腹。而腹又不安。吐涎如水。甚多。將涎投入清水中。卽

時散化爲水。人以爲此喉痛而生蛾也。亦用瀉火之藥。不特杳無一驗。且反增其重。亦有勺水而不能下嚥者。何也。蓋此症爲陰蛾也。陰蛾則日輕而夜重。若陽蛾則日重而夜輕矣。斯少陰腎火下無可藏之地。直奔而上。炎於咽喉也。治之法宜大補腎水。而加入補火之味。以引火歸藏下。熱而上熱自寒矣。方用引火湯。熟地三兩。巴戟天一兩。

茯苓五錢。麥冬二兩。北五味二錢。水煎服一劑。而火自下歸。咽喉之腫痛全消。二劑卽全愈。方用熟地爲君。以大補其腎水。麥冬五味爲佐。以重滋其肺金。金水相資。子母原有滂沱之樂。水旺足以制火矣。又加入巴戟之溫。而又是

補水之藥。則水火既濟。水趨下而火已有不得不隨之勢。更增之茯苓之前導。則水火同趨。而共安於腎宮。不啻有琴瑟之俱諧矣。又何必用桂附大熱之藥。以引火歸原乎。雖桂附爲引火歸原之聖藥。胡爲反棄而不用。不知此等之病。因水之不足而火沸騰。今補水而仍用大熱之藥。雖曰引火於一時。畢竟耗水於日後。予所以不用桂附而用巴戟天。取其能引火而又足補水。腎中無乾燥之虞。而咽喉有清肅之益。此巴戟天所以勝桂附也。

人有咽喉乾燥。久而疼痛。人以爲此肺金之燥。乃肺熱之故也。誰知是腎水之涸竭乎。夫肺金生腎水者也。肺氣清

肅自然下生腎水。惟其肺氣甚虛。則肺中津液。僅可自養而已。如腎水大耗。日來取給。則剝削之痛。烏能免乎。譬如父母。未有不養贍其子者也。而處困窮窘迫之時。則無米之炊。何能止索飯啼饑之哭。倘其子成立。自能顧家。爲父母者。不特可以取資。而亦可免迫索之苦矣。乃其父又伶仃狼狽。不善謀生。既無倉廩之豐盈。更多金錢之耗費。則子貧而父母更貧。其乾枯之狀。有不可形容者矣。肺腎又何獨不然。故欲救肺之乾燥。必先救腎之枯涸也。方用子母兩富湯治之。熟地三兩。麥冬三兩。水煎服。一劑而燥少止。三劑而痛少止。十劑而燥與痛盡去也。熟地滋腎。救

肺子之枯也。麥冬滋肺。救腎母之涸也。上下兩治。腎水有潤澤之歡。則肺金自無焦焚之迫。然人子而無憔悴之色。則父母自有安樂之愉。此肺腎之必須兼治。而熟地麥冬所以並用而能出奇也。

人有生喉癰於咽門之間。以致喉嚨疼痛者。其症必先作癢。面紅耳熱而不可忍。其后嚔唾之時。時覺乾燥。必再咽唾而後快。久則成形而作痛。變爲楊梅之紅瘰。或痛或癢而爲癰矣。夫癰必有虫。咽喉之地。防範出人。以稽防盜賊。豈可容奸細之流。盤踞爲巡查之卒。其漏泄真情亦甚多矣。夫盜賊在閤門。主師豈明知故縱乎。亦其平日失於

覺察聽其容隱而不加祛逐。及其後根深蒂固。雖欲殺之而不能矣。故世人往往得此病。恬不爲意。到不能治而追悔於失治也。不其晚乎。然而人之成此病也。實亦有不易知之故。此病因腎水之耗。以致腎火之沖。而肺金又燥。清肅之令不行。水火無既濟之歡。金火有相形之勢。兩相戰鬪於閔隘之間。焚燒而用火攻。傷殘必多。而瘡痍聚集。久戀於敗燐廢礫之際。以爲棲止。築壘以居。懸崖而窟。有不可祛除之患矣。治之法。仍須補腎中之水。而益其肺氣。以大滋其化源。兼用殺虫之味。以治其癰。庶幾正固而邪散。而虫亦可以盡掃也。方用化癰神丹。

玄參一兩 麥冬一

兩五味子一糸白薇一糸鼠粘子一糸百子三糸甘草一
糸紫苑二糸白芥子二糸水煎服二劑而痛疼少痊。又服
四劑而癰中之虫盡死矣。卽不可仍用此方。另用潤喉湯。
熟地一兩山茱萸四糸麥冬一兩生地三糸桑白皮三
糸甘草一糸貝母一糸薏仁五糸水煎服。連服十劑而癢
與痛俱除矣。方中更加肉桂一錢。饑服。再爲善後之策。又
萬舉而萬全也。蓋從前多用微寒之藥。恐致有脾胃之傷。
加入肉桂之補火。則水得火而無冰凍之憂。土得火而有
生發之樂。下焦熱而上焦自寒也。
人有生長膏梁。素耽飲酒。又勞心過度。以致咽喉臭痛。人

以爲肺氣之傷也。誰知是心火太盛。移其熱於肺乎。夫飲酒傷胃。胃氣薰蒸。宜乎肺氣之熱矣。然而胃氣薰肺。而胃土實生肺也。故飲酒尙本傷肺。惟勞心過度。則火起於心。而肺乃受刑矣。況胃火助之。則火性炎上。而咽喉乃成燔燒之路。自然唾涕稠粘。口舌乾燥。氣腥而臭。而痛症乃成矣。蓋心主五臭。入肺爲腥臭。又何疑乎。方用解腥丹。甘草二斤。桔梗二斤。麥冬五斤。桑白皮三斤。枯苓一斤。天門冬三斤。生地三斤。貝母五斤。丹皮三斤。水煎服。連服二劑而痛止矣。再服四劑。臭自除矣。此方治肺而兼治心。治心而兼治胃者也。因膏梁之人。其心肺之氣血原虛。不滋益

二經之氣血。而但瀉其火。則胃中之氣血必傷。反增其火。熱之焰矣。妙在補肺以涼肺。補心以涼心。補胃以清胃。而火自退。舍咽喉不止痛。而痛自定也。

人有咽喉腫痛。食不得下。身發寒熱。頭疼且重。大便不通。人以爲熱也。誰知是感寒而成之者乎。然而人不敢信爲寒也。論理用逍遙散散其寒邪。而咽喉之痛卽解。雖然人不敢信爲寒。以用祛寒之藥。獨不可外治以辨其寒乎。法用木通一兩。葱十條。煎湯浴於火室中。如是熱病。身必有汗。而咽喉之痛不減也。倘是感寒。雖湯火大熱。淋洗甚久。斷然無汗。乃進逍遙散。必然得汗。而咽喉之痛立除。此法

辨寒最確而不特拘之以治感寒之喉痛也。

牙齒痛門

人有牙齒痛甚不可忍。每至呼號。眼淚鼻涕俱出者。此乃臟腑之火旺。上行於牙齒而作痛也。治法不瀉其火。則不能取效之捷。然火實不同。有虛火。有實火。大約虛火動於臟。實火起於腑。而實火之中。有心包之火。有胃火。虛火之中。有肝火。有脾火。有肺火。有腎火。同一齒痛。何以別之。不知各經在齒牙之間。各有部位也。而門牙上下四齒。同屬心包也。門牙旁上下四齒。屬肝也。再上下四牙。乃胃也。再上下四牙。乃脾也。再上下四牙。乃肺也。再上下四牙。乃腎

也。大牙亦屬腎。腎經有三牙。齒多者貴。治病不論多寡。總以前數分治之多。驗火既有如許之多。而治火之法。宜分經以治之矣。雖然。吾實有統治火之法。方用治牙仙丹。

玄參

一兩

生地

一兩

水煎服

無論諸火

服之均效

察其爲

心包之火。加黃連五分。察其爲肝經之火也。加炒梔子二

錢。察其爲胃經之火也。加石膏五錢。察其爲脾經之火。加

知母一錢。察其爲肺經之火。加黃芩一錢。察其爲腎經之

火也。加熟地一兩。飲一劑而火輕。再劑而火散。四劑而平

復加故矣。夫火既有虛實之不同。何以一入而均治。不知

火之有餘。無非水之不足也。我滋其陰。則陰陽之火無不

相戢矣。況玄參尤能瀉浮遊之火。生地亦能止無根之焰。二味又瀉中有補。故虛實咸宜。實治法之巧。而得其要領也。況又能辨各經之火。而加入各經之藥。有不取效之盡神乎。或曰。火生於風。牙齒之疼。未有不兼風者。但治火而不治風。恐非妙法。不知火旺則生風。未聞風大而生火。人身苟感風邪。則身必發熱。斷無風止入牙而獨痛之理。治火兼治風。此世人之悞。治火病而用風藥。反增其火熱之勢。故止痛而愈添其痛矣。或疑膀胱有火。肝經有火。心經有火。大小腸三焦有火。何俱遺之而不言。不知臟病則腑亦病。腑病則臟亦病。治臟不必治腑。瀉腑不必又瀉臟。況

